

[澳] 沙予/著

ZUIXUNXUN DE

醉醺醺

淘气的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6



1997 年 12 月 1 日

1997 年 12 月 1 日



I 611.6

2

醉醺醺的澳洲

[澳] 沙予/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醉醺醺的澳洲 / [澳] 沙予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7

ISBN 7-5057-1476-7

I. 醉… II. 沙… III. 散文 - 作品集 - 澳大利亚 - 当代
IV. I61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12417号

书名	醉醺醺的澳洲
作者	[澳] 沙予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丰华印刷厂
规格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 印张 145000字
版次	1999年1月第1版
印次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476-7 / I·401
定价	1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合同登记号: 图字01-97-17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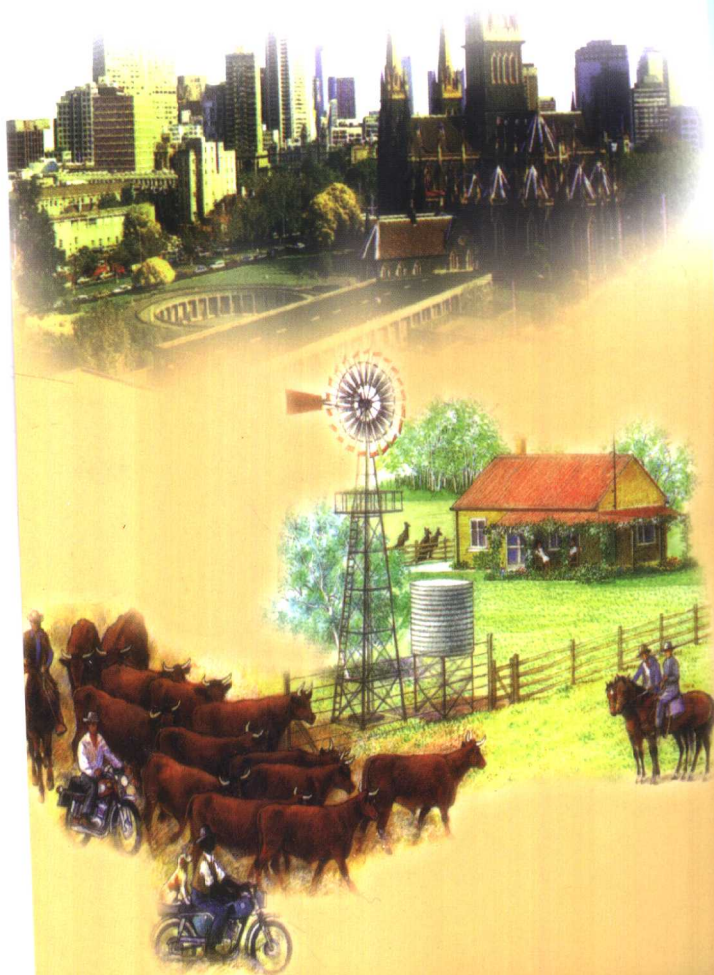


许德政，笔名沙予，福州市人，1933年生。1960年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1964年春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毕业。同年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979年冬离开文学研究所，赴澳大利亚定居。本集所收诸文，均为作者居澳期间之作。



责任编辑：马文蔚

装帧设计：瘦马
少羽



目 录

序言	张炯
卡什的故事	5
钓鱼篇	11
乐园里的狗	17
酒楼与书店	33
醉醺醺的澳洲	36
有童如此	46
儿不打 不成器	49
瓜棚论法	64
艾滋	73
好姻缘,恶姻缘	76
新醅装在旧酒壶	83

岁暮漫笔	86
中秋节思乡	92
牧歌野咒	95
虫·兽·人	103
从头说起	109
再说从头	112
“妻子如衣服”	115
里根,雷根,列根 ——漫话“一国三语”	118
人间寓言	126
麒麟大师	131
何必苦寻根	134
拿名人做招牌	152
山水之外	163
 最是《围城》多风雨	 190
读《槐聚诗存》有感	199
不喝孟婆茶的作家	200

不识之無	
——闲话“無”字的简体	… 206
错别字	…………… 209
奇字尽堪供笑谑	
——兼话“鳳”字的简体	… 215
说红道白	…………… 219
名不正而言顺	…………… 222
放屁	…………… 226
放屁与文学	…………… 228
文中矢溺	…………… 238
小草亦能争艳丽	
——喜读《山居杂忆》	…… 242
闲话寓言	…………… 250
和风习习艺苑春	
——读柳存仁先生《和风堂文集》	
……………	261

薪虽尽而火犹传

——读《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 267

后记 282

序

张炯

我的朋友许德政原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师从蒋天枢教授为研究生，专攻先秦两汉文学，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我忝为同事。1964年我们在所长何其芳先生的率领下同赴安徽寿县从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幸又同被分配到一个村——小鲍庄，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是福建福州人，我是福建福安人，算是小同乡。因此，交谊深厚，无所不谈。他家世代是福州的名医，不知为什么，他却独独习文学。在研究所同事中，他喜读杂书并爱游名山胜水。“文化大革命”中他虽不处漩涡，也颇吃些苦头。1979年举家迁往澳大利亚。临别依依，却又默然不知说什么好。既为他去往异国他乡，所学难得其用而惋惜；但

心中又希望和祝愿他能够另创一番事业!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匆匆揆别,至今已二十年。虽咫尺天涯,毕竟隔绝万里。闻他改就他业,不胜恍然,实为国家失一国学人才而感慨!现得捧读他的散文集则不胜惊喜!盖喜其才学终有所用,且已开花结果也。

散文于我国原为文学之正宗。一部《古文观止》便足以见散文在我国历来之地位。在今天文学的繁多门类中,散文似已渐被小说、戏剧、诗歌等挤到边缘,但由于它包罗抒情、叙事和议论,且以抒发真性情见长,往往易见各家的艺术个性,而且又多属纪实的文字,喜爱的读者越来越多。三两千字的短文,更受到各种报刊编辑的欢迎,几乎所有报纸的副刊,都莫不需要情真意挚并有睿思的散文。无论海外的华文文学界,还是中国大陆文坛,散文之走俏,已是当今文学消费的普遍现象。许德政君以沙予为笔名,在澳洲华文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散文,内容十分广泛,形式也相当多样,既有如杂忆故乡福州古山洲的文字;也有描绘澳洲风俗人情和游览世界各地的游记;还有谈古论今、寓有哲思的杂文;更有对于著名学者、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从中,读者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与学术视野的开阔,以及他的幽默天性和勤于

思考。他谈狗的许多文字，就相当饶于风趣，读之时时令人难以自禁、喷然而笑。他的记事文和杂忆文字，不仅保有童真童趣，而且文笔简练、清新，读来有鲁迅的《朝花夕拾》的余韵。至于他的学术评论文字，像《最是〈围城〉多风雨》、《不喝孟婆茶的作家》、《小草亦能争艳丽——喜读〈山居杂忆〉》、《和风习习艺苑春——读柳存仁先生〈和风堂文集〉》、《薪虽尽而火犹传——读〈陈寅恪先生编年事略〉》等长文，都是引证丰富、见解独到且饶于学理的著作，读来无不增人见识。有些文章貌似调侃，实见学识的渊博，如《放屁与文学》、《文中矢溺》等，都从常人之不屑谈处入手，竟做出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来。这样的文章，没有学问是做不出来的。

得知许君的文章都属业余之作，令人感到这益发不容易！对于他的散文，钱锺书先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许君德政“于十一年前赴澳，行有余力，常为该地华文报纸写稿，亦庄亦谐，有书有笔，风趣而不油滑，博闻而不堆垛”；又说：“此才只能澳洲地方华侨报纸上露脸，真如美人埋没于穷乡僻壤。”惋惜之意，溢于言表！无疑，这是极有见地之论！许君能够得到我国的大学问家和大作家的如许评价，应是大可足慰自己的努力的。我由衷地为他所取得的

·醉醺醺的澳洲·

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更衷心地希望他继续努力,以更多好的作品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8年7月4日于北京望京新城

卡什的故事

卡什是一只长毛狗，他来我家时，出世还不足七周。胖乎乎的，走起路来东倒西歪。我们为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替他取个名字。那天适值表姑和三个表弟在我们家作客，于是大家一边看电视，一边七嘴八舌各出主意。恰巧电视台正在转播澳大利亚网球名将柏·卡什勇夺温布尔登金杯的赛况。有人提议何不即以卡什命名，以志庆贺。大家都说这名字果然很好，既应景，又吉利。几天后，我带卡什到家畜医院打防疫针，医生又在卡什的诊历表上添上我的姓，于是他的全称就成了卡什·沙。

拙荆认为卡什是一只澳大利亚狗，便对他讲英语。我的岳母在此之前因中风，语言混乱，时而讲俄语，时而讲汉语，但她也认为卡什是一只洋狗，所以只对他讲俄语。我呢，以为他既姓沙，理应懂得几句汉语，于是常对他讲国语。卡什倒也能适应这种多

元文化，对这三种语言，他似乎都懂得一点，又似乎都很懵然。不过，一旦他做了错事，如把我的衬衫从晒衣架上扯下，咬得稀巴烂，或是把女主人刚买回的盆花连根拔起，这时，无论对他讲哪一种话，他立刻就懂，并飞快躲进窝里，不肯出来。

有一天，我给卡什喂早餐，发现食盆旁多了一捆《悉尼晨锋报》，我立刻跑去察看栅栏门，果然，门给卡什撞开了，而右舍摩尔老太太，身着睡袍，正在门前草地上寻找报纸。“早安，摩尔太太！真对不起，报纸在这里呢，是卡什把它叼到后院来的。”“真的吗？”摩尔太太听罢笑得很开心。摩尔太太很喜欢卡什，常隔着栅栏逗他玩。有一次，还特邀卡什上她家作客，跟她家那只温驯的大狗罗杰玩。谁知卡什全无作客的起码礼貌，各个房间乱闯。到了后院，又频频扑向每日只能隔篱互嗅的罗杰身上，惹得罗杰生了气，轻咬了他的耳朵一口，才老实些。摩尔先生责罗杰失礼，我说首应归咎卡什。卡什把邻居的东西叼回家，是有过案底的。上一次，他趁着拙荆推垃圾桶出门之便，偷偷溜进左邻亚当先生的车库，出来时嘴里叼着一个烟盒，拙荆打开一看，里头还有几支香烟，赶忙送还，并为卡什的不体面行为深致歉意。亚当先生一家十分友善，他们也有两只小狗。亚当先

生是出色的园艺家，前后院的花木草坪，总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每次他在后院剪草，卡什便沿着栅栏跟着来回跑，并叫个不停。有一次，亚当先生告诉我，他在栅栏那边掘地种花，而卡什在这边用爪刨地不停。卡什胃口极佳，中菜西餐，狗食罐头，狗食饼干，都吃得津津有味。不到一岁，就长得牛高马大了。亚当太太有一次对他说：“卡什，卡什，你何时才不再往高里长呀！”

又有一天，后园右侧的一家邻居，带回一只大番鸭。卡什乍见此鸭，大为亢奋，乱蹦乱叫，并把鼻子从栅栏间隙伸过去闻。大番鸭也很威武，拍着翅膀，直着脖子，就冲过来啄。我颇担心番鸭把嘴伸过栅栏时，会遭到不测。没料到，不消几天，卡什和番鸭已成了莫逆之交。每次卡什走近鸭棚，番鸭便嘎嘎嘎叫着迎过来。卡什见状，便半蹲着，把身躯紧贴在栅栏上，任凭番鸭用扁嘴替他剔毛搔痒。搔到痒处时，口里还哼哼唧唧的，表示很受用。大约过了半年，番鸭突然失踪，也许它已成了主人的盘中餐。为此卡什怅然若失了好几天，每走近鸭棚，他总要朝着那边凝望。

为解卡什的寂寞，我们又抱来一只品种叫SILKY的小狗，这只小狗顶机灵，声音也很清脆，我